

從口語到文字—漫談媒介的轉移與文化的進展

謝清俊 920828

921007 一修

921108 二修

大家都知道，自從人類旅居地球以來，總共發展出四大文明，那就是：中國文明、埃及文明、米索不達米亞的兩河流域文明（在今伊拉克）、以及印度文明^①。這四大文明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，就是都早已發展出相當成熟的文字。換言之，沒有成熟的文字系統，是不足以發展為大文明的；文字成了「大文明」的必要條件。例如，從菲律賓，一直到澳洲、紐西蘭這遍廣大區域之中，有約兩千個不同的土著（泛稱 *Polynesians*），卻沒有一個有成熟的文字，他們的文明是典型的原住民文明。於此，我們可以合理的推論：如果沒有文字的發明，那麼，世界上所有的文明都將差不了多少，都可能滯留在原住民文明的層次^②。

文字真有這麼了不起嗎？雖然現在我們每天都離不開文字，並沒有多少人覺得文字有什麼了不起呀！而且新世代的年輕人還偏不喜歡閱讀文字，只喜歡音響、漫畫、圖片、影像、動畫呢！既然這樣說，就讓我們看看古人怎麼說罷。易經的繫辭只用了八個字說明文字的功用，即：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」。

這八字的表面意思，是顯而易懂的，而且平庸得有點像口號，常會令讀者不假深思。然而從反面看來，就顯得它意義非凡了，那就是：如果沒有文字，則百官無以為治，萬民無以為察。試想，若沒有文字只靠口語和結繩記事，能管理什麼樣的事？能管多少事？對社會發展能有多少助益？沒有文字，百姓的日常生活、工作等也就沒有了察查的依據；沒有依據，怎能發展出精緻的各行各業呢？沒有多元的行業，又怎能發展出複雜成熟的社會呢？沒有文字，絕對發展不出複雜的官僚體制和大規模的帝國。所以，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」這八字真是說得提綱挈領、言簡意賅、精彩之極。

讓我們再看個另外的例子。《淮南子》說到當倉頡創作文字的時候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」。竟然只用了六個字！許多人看到這裡都會嗤之以鼻，認為這是古人胡說八道：天怎麼會下五穀的雨呢？鬼夜哭則更是胡說八道加迷信了！其實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」是個譬喻，不是真有其事。這個譬喻是用來說明文字的影響力罷了。雨寓有「普降甘霖」的意思，是眾生平等的。「天雨粟」是說文字對人們的影響就像是天降下了五穀的雨給百姓，是那麼地普及、平等，是像幫助人們解決吃飯問題那麼地重要^③。這個譬喻，是從空間和事相上來說的。「鬼夜哭」則是從時間上說：在倉頡之前死的人（鬼），都因未逢文字而感到冤屈（哭），而倉頡之後的世世代代均將享受到文字的好處。由此看來，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」這個譬喻不止格局恢宏、意境深遠，其表達手法之瀟灑，思路之活潑實在是頗為脫俗，令人擊節讚嘆。

無論是「百官以治，萬民以察」或是「天雨粟，鬼夜哭」都讓我們欣賞到漢語的文字之美，也了解到古人用字之審慎和表達心思所費的苦心。其實，讀古書、佛經是需要用這樣的態度和方法的，否則難窺其真意。

文字和口語最重要的分別是文字的記錄可以存留。可以存留就突破了時空的限制，可供日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檢討、改進。也就是說，文字是促使文明發展

的關鍵。佛教是十分重視文字般若的。印順導師說：「文字，指佛說的一切言教...凡能表顯意義，或正或反以使人理解的，都是文字相...文字雖不是實義，而到底因文字而入實義」^④。印順導師的這番話清楚指出，「文字相」不僅僅包含現代說的信息和資訊，而且已經擴及至傳播的範疇。

在四大文明的史實中，尚未有從口語文明進展到文字文明的詳實考證；然而佛教界卻留下了不少記載。佛滅後，將佛說的言教錄成佛經，是經過了極漫長的過程—大約有五百年之久。這經過可以視為從口語文明進展到文字文明的典型，因為這過程是完整的、是極為審慎、極為嚴謹的。這過程也是人類史上一件希有的記錄。

從傳播學或資訊科技的角度來看，從口語文明進展到文字文明的過程也可看作是傳播媒材的轉換過程。口語所傳承的知識、經驗、歷史事故和儀式等，都需要轉換為文字的形態，以便保存和利用。這是歷史上第一次關鍵性的媒材轉換。時下的數位化過程，可說是有史以來第二次關鍵性的媒材轉換。「前事之資，後事之師」，這唯一的「前事」經驗就益發顯得它足資為鑑的可貴了。

註①：可參閱國立歷史博物館編印的《世界四大文明》史物叢刊 29，民國九十年六月

註②：本文沒有輕視原住民文化的意思。《淮南子》即中已指出文字發明之後，民風變薄、矯詐增多，未若原住民文化之淳樸。

註③：語云：「民之食為天」。

註④：請參見妙雲集上編之一《般若經講記》。